

TAI YANG XIA DE FENG JING

# 太阳下的风景

黄永玉

# 太阳下的风景

TAIYANG XIA DEFENG JING

黄永玉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下的风景/黄永玉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98.1

ISBN 7-108-01079-8

I . 太… II . 黄… III .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938 号

**责任编辑** 石晓光  
**封面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875  
**字数** 92 千字  
**印数** 00,001—12,000 册  
**定价** 8.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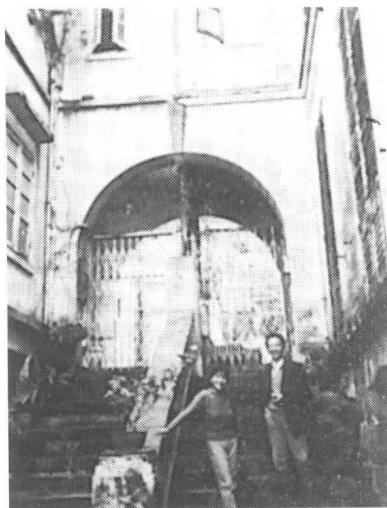


黄永玉



上 黄永玉作画

下 黄永玉一家摄于新居（左起：黄永玉、黑妮、梅溪、黑蛮）



上 1982 年黄永玉、梅溪夫妇摄于香港旧居前

下 黄永玉北京旧居风光（画室、客厅、饭厅、工作室……尽在这不到 60 平方米的斗室中。左起：梅溪、黄永玉、陈迹、黑蛮）



上 黄永玉过去不少佳作都是在这儿构思出来的

下 黄永玉手稿

# 序

梅 溪

永玉为文，朋友担心影响他画画。

我想起他讲的一个故事。

甲乙二信徒酷爱吸烟。

甲问神父：“我祈祷的时候吸烟行不行呢？”神父说：  
“那怎么行？”

乙问神父：“我走路时想到上帝，吃饭时想到上帝，吸烟时想到上帝，可不可以呢？”神父说：“当然可以！”

永玉和乙信徒一样，抽着烟斗向我们走过了。

# 目 录

序 .....	梅 溪	1
乡梦不曾休 .....		1
学术刻的故事 .....		3
书和回忆 .....		6
不是小说 .....		11
画外一章 .....		14
江上 .....		18
清、奇、古、怪因缘 .....		22
森林小学 .....		24
森林浴池 .....		28
森林的黄昏 .....		31
艺术的空间功能 .....		35
南沙沟札记之一 .....		42
南沙沟札记之二 ——人物和人物画 .....		49

## 南沙沟札记之三

——鬼手何海霞 ..... 54

## 米修士,你在哪里呀!

——怀廖冰兄 ..... 59

亲爱的兄长 ..... 67

迟到的追念 ..... 72

温暖的追忆 ..... 76

刘焕章这个人 ..... 79

朴实、真诚、勤奋的冠中 ..... 88

一张壁画的诞生 ..... 91

看陕西民间美术随感 ..... 94

从华君武的漫画想起的拉拉杂杂的事情 ..... 98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 104

《货郎集》序 ..... 116

居伦城的黄皮鞋及其它 ..... 119

## 太阳下的风景

——沈从文与我 ..... 127

## 乡梦不曾休

我为曾在那里念过书的凤凰县文昌阁小学写过一首歌词，用外国古老的名歌配在一起，于是孩子们就唱起来了。昨天听侄儿说，我家坡下的一个八九岁的女孩抱着弟弟唱催眠曲的时候，也哼着这只歌呢！

歌词有两句是：

“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想望。”

这当然是我几十年来在外面生活对于故乡的心情。也希望孩子们长大到外头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养育过我们的深情的土地。

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长满羊齿植物遮盖着的井水？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未免太狠心了。

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就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惟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



家乡的长辈和老师们大多不在了，小学的同学也已剩下不几个，我生活在陌生的河流里，河流的语言和温度却都是熟悉的。

我走在 50 年前（半个世纪，天哪！）上学的路上，石板铺就的路。我沿途嗅闻着曾经怀念过的气息，听一些温暖的声音。我来到文昌阁小学，我走进二年级的课堂，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黄永玉，六乘六等于几？”

我慢慢站了起来。

课堂里空无一人。

（1982年6月19日于凤凰）

## 学木刻的故事

走进第三届全国版画展览会会场，发现大半数以上的作者的名字都是陌生的。第二届版画展览会以来，有许多作者已经不陌生了，这一次，忽然又增加了那么多（全部作者 202 人中，新作者的名字就占去 152 人）。这情况给人产生一种新的印象。

会场里也有许多老版画家们的作品，这些作品表现出艺术上的稳健和成熟。面对这些新老版画家的作品，不禁引起我许多感触。

我曾经经历过那个陈旧腐朽的时代，我们的木刻学习是从一个不可想像、充满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侥幸成长起来的。这中间走过许多弯路，浪费许多时间，多少有希望的同伴的生命和理想被湮没了、摧毁了。

旧时代用灾难灌溉年轻的艺术。新时代则无微不至地鼓励和培养青年，促进创作繁荣。这次展览会新出现的版画家和未来的版画家们，他们对于今天的艺术生活乐观的伟大信念，和我们在旧时代年轻的可悲的艺术生活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

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远远地离开了家，居住在一座山城的临街的一间灶房的黑楼上。当时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三个人，年纪和遭遇都和我相仿。我们原先都不认识，是住在一起之后才熟起来的。我那时在一个磁器场当小工。大家都是早出晚归。各人常常述说在学校里那些有趣的和不怎么有趣的事情。星期天休息，大伙儿就上税务局门口去看贴在墙上的报纸。

有一回，我们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卖木刻刀的广告，高兴得使我们狂跳起来。我们按照报上开列的价钱，省吃俭用地集了三个多月，连寄费一共弄齐四元两角钱，还附了一封近乎是四个人自传似的热情的信，寄到卖木刻刀的浙江金华去。过了几乎是绝望的六个月，我们终于收到了邮局的通知单。几个年轻人奔走相告，然后一齐向邮局跑去，抢劫似地领出了木刻刀，回到我们的小阁楼上。我们打开包裹，发现盼望半年的木刻刀中，有一把小圆刀已经给碰断了。这使得我们伤心到了极点。……不管怎样，我们集体学习木刻的工作就正式地开始了。

我们太穷了。油墨滚子、油墨、拓印的宣纸，这些可爱的东西我们只是在书上看见过。这些东西，甚至连想一想都是奢侈，那怎么办呢？当时我们便用布团子代替油墨滚子；用锅烟调熟桐油代替油墨；向一位老木匠师傅用一幅集体创作的点题画《鲁班先师像》换来一块梨木板。

我们没有老师，连写一封信去请教一下的对象也没有，因此有时候，甚至于会怀疑起来，是不是我们进行的木

刻学习在技法上是完全错误的，但在旧社会，我们能向谁请教呢？

冬天到了，生活使我们的伙伴分散了。我离开那座至今难忘的小城。一年后，从另一位熟人那里听到那三位伙伴的不幸的消息。小学美术教员害鼠疫病逝世，他是我伙伴中最能干、读书最多、最有见识的人。草药医生的儿子半夜里给人架走卖了壮丁。那位初中学生听说是回乡教小学饿死的……

看看第三届全国版画展览会的目录，就可以明白这数百幅作品同样是生活在全国各地，包括边远地区和无数我们还不很熟悉的山城。无数位作者和我们以前一样的年轻，但是他们学习木刻不再受到奇奇怪怪的折磨了。他们有自己的充满信心的工作岗位，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他们对于学术的探求，将永远会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培养。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和农村，有志于艺术工作的青年，都会受到关怀和培养。

我们把那些只能在故事里出现的旧时代，放进陈列馆和历史里去吧！我们已经没有很多时间来回忆过去了。我相信明年的第四届全国版画展览一定会更加了不起！

（刊于北京《人民日报》1958年3月6日）

## 书和回忆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知识，并经常带我们到郊外检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

自然，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孩子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奇的兴趣，性格既幽默且开朗，行为标准认真而对人却极宽容大度，使我们这些在外面混生活的人先天得到一些方便。

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我很快地离开了正式的学校。以后的年月只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说我一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碰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少启发，“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他的意义我那时即使年轻也还是懂得的。他的修养本身就证明不会教人完全不理会中国书本。他曾经说

过，“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何况中国书中除了为文的用处之外，还有影响人做坏事、落后的方面与教人通情达理做好事、培养智慧的方面。我还是读了不少翻译家们介绍过来的外国书。

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

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20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做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成果。

一次和他俩夫妇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

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赌咒、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局总跟唐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如坠五里雾中。

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

我喜欢读杂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